

I SHU YAN JIU

辞书研究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2004

5

语文辞书元语言的规则 □ 汉语释义元语言的功能特征与风格特征

□国外词典类型学理论综述 □语料库词典学的兴起与发展 □英

语学习词典的发展趋势 □一种专科词典编纂新模式的构想 □中

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3年）

ISBN 7-5326-1657-6



9 787532 616572 >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辞书研究. 2004年第5辑 / 辞书研究编辑部编. -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9
ISBN 7-5326-1657-6

I. 辞... II. 辞... III. 辞书 - 研究 - 丛刊 IV. H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0986 号

中 国 辞 书 学 会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主 办

学术委员会 鲍克怡 曹先擢 巢 峰 晁继周 龚 莉
韩敬体 黄建华 江蓝生 李朋义 李伟国
李行健 陆尊梧 苏宝荣 汪耀楠 徐庆凯
徐祖友 杨德炎 张柏然 章宜华 赵振铎
周明鉴 周洪波 左大成

主 编 巢 峰 李伟国

副 主 编 朱明钰

执行副主编 徐祖友
编辑部主任

辞书研究
CISHUYANJIU

(双月刊)

中国 语言学 / 汉语 人文社会科学 核心期刊

2004年第5辑 (总第147)

2004年9月

编辑部: 辞书研究编辑部

出版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址: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 编: 200040

电 话: 021-62472088

传 真: 021-62537365

电子信箱: cishuyanjiu@163.com cishuyanjiu@eastday.com

印 刷 者: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6.00 元

ISBN 7-5326-1657-6/N·49

- 1 姜 岚等 语文学书元语言的规则
11 苏新春 汉语释义元语言的功能特征与风格特征
22 张玉梅 字典类古文字工具书的编纂形式
——兼评《古文字诂林》在体例上的创新
31 黄 彬 义项划分的依据与标准
37 雍和明 国外词典类型学理论综述
45 王馥芳等 语料库词典学的兴起与发展
54 霍庆文 英语学习词典的发展趋势
63 赵 刚 逆向翻译,确保汉英词典译释的地道
69 刘 玲 一种专科词典编纂新模式的构想
76 李尔钢 定义释义问题
——答赵彦春、黄建华(之一)

杂 谈

- 91 芮 嵩 为何不来个新版“黄犬奔马”?

辞书评论

- 93 邹 鄭 中型字典普及汉字理据知识的新尝试
——《古今汉语常用字字典》读后
100 杨彦宝 从 H 部看《当代汉语词典》的特点
107 孟伟根 《中国语言文化背景汉英双解词典》指瑕
112 吴晓真 从“用户友善”角度评在线版《牛津英语词典》

辞 书 史

- 121 徐文堪 谈早期西方传教士与辞书编纂

	释义探讨
127	武秀成 “严侍”释义及探源
132	陈国华 释“吹木屑”
134	程国珍 小议“抹”的量词用法
	新词新义集萃
136	暗箱操作 版本 保真 大牌 叫板 巨无霸 猫步 硬伤 原创 acoustic privacy active aging ad creep adulticide back story dadrock plothole
140	李玄玉 说“另类”
	资料
142	何华连等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3年)
补白	说“未决犯”、“嫌疑犯”(75) 《工具书学概论》出版(92) 全国语言 文字标准化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120) 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 委员会第六届年会、百科全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 会即将举行(139)

Journal of the China Lexicographical Association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BIMONTHLY) 2004 №.5

MAIN CONTENTS

Rules of Metalanguage in Language Dictionaries	Jiang Lan <i>et al.</i>
Functional and Stylistic Features of Metalanguage in Chinese	
Definitions	Su Xinchun
Formats of Dictionaries of Classic Chinese Characters	Zhang Yumei
Survey of the Theories of Dictionary Typology of Foreign Countries ...	Yong Heming
Development of Corpus Lexicography	Wang Fufang <i>et al.</i>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ies	Huo Qingwen
Reverse Translation Used to Ensure Idiomatic Translation i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Zhao Gang
Conception of a New Model for Compiling Specialized Dictionaries	Liu Ling
Problems of Defining Explanation	Li Ergang
Characteristics of <i>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i> Shown	
from Part of "H"	Yang Yanbao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Dictionary Compilation in Early Periods	Xu Wenkan
Index to Dissertations of Lexicography in China (2003)	He Hualian <i>et al.</i>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is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and published by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Address: 457, Shaanxi Road (N.), 200040, Shanghai, China

Telephone: 86-21-62472088 **E-mail:** cishuyanjiu@163.com

Fax:86-21-62537365 cishuiyanjiu@eastday.com

语文辞书元语言的规则

姜 岚 张志毅

提 要 本文的元语言是广义的。概述了语文辞书元语言的现状，总结了语文辞书元语言的十二个规则：同质，科学，等值，整体，组合，简化，明言，单义，规范，程序，原型，大词库。

关键词 语文辞书 元语言 规则

一、元语言

1. metalanguage，辜正坤先生认为应该译为“解释语言”或“工具语言”。这是合于理据的。但是，哲学界、语言学界、数理逻辑学界、信息处理科学界等通常都译为“元语言”。

元语言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指一切具有解释性的语言或工具性的语言。狭义的指描写记录目标语言 (object language) 或自然语言的语义特征的人工创造的、抽象的、高层次的形式语言、符号语言、纯理语言或语义标示语，它是对已知或现存符号系统进行阐释的符号系统。在语言学中应用的，称为语言学元语言 (linguistic metalanguage)。它是以 Hjelmslev L 的研究为先导的。到 1956 年 Chomsky A N 首倡用形式语言研究自然语言。五年后 Katz J J 等人便设计出了形式语言的雏形。

2. 本文用的是广义的元语言。其中的一种便是辞书用来解释词目的语言。“所有描写都具有元语言性质”。^[1]元语言“就是一

种用来描写语言的语言。现在哲学语义学家已普遍承认自然语言有其元语言：这种语言不止可用来描写其他语言（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而且可用来描写其自身。一种语言可描写其自身的特性叫自反性（reflexivity）。”^[2]

二、语文辞书元语言的现状

几部有名的语文辞书的元语言现状是：自觉控制，数量趋简。

《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1988，朗文出版集团）收词 5.5 万条，其释语及例句中的工具性词总数限于 2182 个常用词。

《朗曼当代英语词典》收词 5.6 万条，其工具性词只有近 2000 个常用词。

威斯特和因迪科特的《教学词典》（第 4 版），收词 2.4 万条，其中工具性词只有常用词 1490 个。

法国古根海姆词典（两卷本），其工具性词只包括常用词 1374 个，称为“成分词汇”。而用于下定义的词只有 55 个。^[3]

Ross Quillian（罗斯·吉琏）为语义描写而设计的元素的总数是 100 多个，Margaret Masterman（马斯特曼）设计国际语（interlingua）把语义分类元素定为 100 个。这两个数字的设计者过分求简，带有很大的设想性，并非从实际中提取的。^[4]

以上只是简介了几部辞书元语言的工具性成分的数字。多数辞书的元语言还处于自然状态。本文更关注的是元语言的规则。

三、辞书元语言的规则

1. 同质规则。一个学科或一个专题的研究对象及手段都应具有同质性，这是首要（不是惟一）原则。所谓“同质”，是指具有共同性质或共同特征，都是属于整体结构系统中的。异质则不属于同一系统。

辞书的元语言，按性质划分，有古代性质和现代性质之别，百科性质和语文性质之别，外语性质和本族语性质之别，共同语性质和方言性质之别。《现代汉语词典》的元语言是现代的、语文的、本

族语的、共同语的。一部辞书的文本描写部分从头至尾都应该处在同质的语义层中，必须保持内在的质的一致性。释语应该是同质义位的组合。组合和聚合结构是同质成分的相互映射。我们必须从同质视角认识、衡量一部辞书右侧元语言的系统同质性。

在以今释古、以普释方的情况下，左右侧必然异质，不可强求时空陪义的同质，而要保持基义的同质。古义位和今元语言在陪义和基义上不能反差太大，应该注意协调性。例如“尚书”不能释为“部长”，“皇后”不能释为“皇帝的爱人”。张晋树不，赵金科吕思

2. 科学规则。首先得区别开科学学科的元语言和非科学学科的、普通的元语言。前者，是术语及其符号。后者，是自然语言中的民族共同语，如《现汉》的元语言。

以自然语言为形式的元语言，其科学性受制于一个个初始定义。这些起基础作用的“词典定义”是这种元语言科学性的先决条件。这些工具性词及其释义就是元语言的元语言。这些词大多属于基本词汇范畴。因此对这些元语言基本成分的初始定义，必须力争达到准确的科学义值。如用“颜色”去解释“色、色彩(以上为同义对释)、红、红色、绿、黄、粉红、火红”等等(以上为“个性语义特征+颜色”)。“颜色”这个元语言的基础成分在《现汉》里被数百次地当做科学基石。

《汉语大词典》有些地方则不恪遵这种科学规则。它说“颜色”是“色彩”，而“色彩”是“物体表面的颜色”，“红”是“颜色的名称……泛指各种红色”。当然《现汉》也偶尔径用工具性词而对它不加界定。如“基本”、“基本上”都释为“大体上”，而“大体上”未作为词目收入。这是违背元语言的严控(regiment)要求的。在这个要求下，就连对日常词汇“语言”(language)、“句子”(sentence)、“词”(word)、“意义”(meaning)、“含意”(sense)等都必须进行限制或改变其用法，定义或重新定义。这跟物理学把“力”或“能”重新定义一样。^[5]

3. 等值规则。被释的词位或义位跟元语言的义素群在语义、语法、语用等层面是等值的。

语义等值包括义值、义域、基义、陪义等语义要素相等。语法等值包括语法范畴义(如词性)、语法结构义、语法功能义等语法意义要素的等值。语用等值包括组合意义、语境意义等动态意义的等值。

这些等值内容又分显性的和隐性的,《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已讨论过,不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是恪守等值规则的一个要领:

淡化对符号所指实体或客体的描述,强化符号在语义世界中环境义素总价值的认识和语义特征的提取。

所谓“淡化”就是在语文辞书中尽量少给出物的属性因子。如对汉语的“水”、英语 water、俄语 вода 三个符号的所指物,《现汉》给出 7 个因子,《简明牛津词典》给出 3 个因子,《俄语词典》(奥热果夫,1963)给出 2 个因子。

所谓“强化”是指对符号在语义世界中的语义特征应该提取足够的量。《现汉》对“金子”一词只给出一个义项:所指物——黄金。《牛津》的 gold,除给出黄金这一义项之外,还提取名词性的 6 个语义特征群(义项):①金色;②金币,金制品,巨大金额的钱;③珍贵的、美好的或光辉的事情;④金质奖章;⑤金子的表面涂层,金子颜料,镀金材料;⑥靶心。还提取形容词性的 2 个语义特征群(义项):①全部或主要用金子做的;②像金子颜色的。是不是现代汉语的“金子”只有黄金一个义项呢?不是。而是因为编者淡化了符号的语义特征,强化了符号所指物。在现代汉语里“金子”一词至少还应该有下列 4 个语义特征群(义项):①钱,大价钱;②珍贵,宝贵;③金色,金黄色;④纯正的,纯真的。这些义项在数亿字的语料库里都有数十乃至成百个用例。

4. 整体规则。不能管中窥词,而必须用广角镜观察语义世界

整体中的词。因为任何一个信息元都是整体信息网中的一元。词的释义元语言，必须以该词所在的语言整体为大背景。跟大整体不相合者，必须不断地及时地改正。如《现汉》新版把“榜样”、“浏览”的义域都由窄改宽了。

词的释义元语言，必须以该词所在的语义场整体为小背景。应该同场同模式，就是同一语义场的若干个词的释语模式应该相同。有些辞书有时不遵守这一规则。如《汉语大词典》对“现在、未来、将来”的释义。

5. 组合规则。其中包括衔接的逻辑规则、语义规则、语法规则、语用规则。在元语言中有若干义位共享一个语境，从这个视角来认识，又有一个兼容规则隐含其中，若干义位可以组合，就是一个语境可以兼容各义位。

逻辑规则，要求组合具有同现实的同构性，客体世界和逻辑的可能性，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一般不能违背逻辑的判断、推理规则。但容许合乎语用习惯的非逻辑表达式的存在。如：“[除外]……；图书馆天天开放，星期一～。”(《现汉》)

这种非逻辑表达式，在汉语修辞里叫“舛互”或“特选”。其作用是在“全”与“特”、“总”与“分”矛盾中强调一方或双方。这是从古至今屡见不鲜的语言现象。古代有杜甫《石壕吏》的“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现代有杨朔《三千里江山》的“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嘴快”。著名哲学家 Husserl E 和 Carnap R 都肯定了语言中的非逻辑现象。

语义规则，包括选择规则和序列规则。其中主要是语义的协调性。这里又有许多细则。例如同素规则、语体同一规则，分别要求选择到一个组合中的各义位的语义特征或语体陪义应该具有共性。例如：“[天空]日月星辰罗列的广大的空间。”(《现汉》) “[不毛之地]不长庄稼的地方……”(《现汉》)前一个例子的“日月星辰”、“罗列”、“广大”、“空间”都具有共同的义素“空间”，它是把各义位

组合在一起的中心链条。后一个例子的“不毛之地”是自然语言的组合体，“不长庄稼的地方”是辞书元语言的组合体，两个组合体都分别遵守语体同一规则：文言义位和文言义位组合，口语义位和口语义位组合。

6. 简化规则。主要从三个方面贯彻。

第一，尽量控制元语言词语总数，并简化到最低数量。以 1500 个左右词为宜。一个基义相同的同义词场的若干词，宜用一个工具词，不应用两三个。

第二，一个词目后的元语言尽量简化。元语言的作用是解码，但是不可能也不要求把被释词的所有信息码一一列出，只是应该选择表示主要语义特征的信息码，即突出区别特征，悬置次要的语义特征。如“人”，从外部到内部，从柏拉图到现代哲人，给出人的特征至少有 10 多个。作为百科性辞书《辞海》(1999 年版)，从其中选择了 6 个特征。作为大型历史语文性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从其中选择了 3 个特征：劳动、语言、思维。作为中型的断代的语文性辞书《现汉》，从中选择了 1 个特征：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这就是突现了最主要的区别性特征。对“水”的释义，《现汉》从试用本(1973 年)到 2002 年本减少了三个语义特征。

第三，尽量减少一个词目后的元语言的冗余成分。元语言所容许的冗余成分是有限的。元语言必须尽可能实现经济原则，以最少的词语，最简明地表述较多较密集的释义信息。也就是把元语言简化为最小量的义素群。如《现汉》把“过门”释为“女子出嫁到男家”，应该简化为“出嫁”。

7. 明言规则。简化规则要求元语言尽量简化，而明言规则却要求元语言适量丰化。

一个事物的特征常常是很多的，或者说它有“无穷的细节”。^[6]命名时常舍弃一些特征，语义学上叫命名空位义素。这些义素又

有主次之分。释义时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舍弃的、空位的、隐性的主要语义特征变为显性的语义特征。Greimas(格雷马斯)把这个叫做“明言模型”。

谈到舍弃一些特征，吕叔湘先生以“苹果、布鞋、谢幕”为例。“谢幕”选取了两个特征命名，《现汉》在释义时又补上了五六个语义特征：“演出闭幕后观众鼓掌时，演员站在台前向观众敬礼，答谢观众的盛意。”

按照“简化原则”，似乎应将上引释文简化为“(演出)闭幕后(演员)答谢(观众的盛意)”。但是这样的释文有点残缺不全。宁全不残，只好求助于“明言规则”。

8. 单义规则。就是无歧义规则。元语言成分必须以术语为榜样，尽量单义化，尽量选择单义词，尽量少用多义词，不用有歧义的结构。这样的元语言，表面上是属于自然语言的，实际上则很像代数符号的元语言。下列释语不太符合单义规则：“[家父]对人称其父。”(《汉语词典》)“谦辞，对人称自己的父亲。”(《现汉》)“家父”条下所用的“称”是有歧义的，是面称，还是背称(引称)，容易产生误解误用。不如把“称”改为“称述”。

9. 规范规则。语文性辞书是语言规范的榜样。因此，语文性辞书的元语言必须在词语、体例、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各方面都起到规范的示范作用。

《现汉》从试用本到各修订本，释“新闻”条时原用“报导”，后改为“报道”。这是用标准词、常用词。“报道”和“报导”的使用频率为10000:0.5。又如“[锋镝]〈书〉刀刃和箭头，泛指兵器，也比喻战争。”(《现汉》)这里的“比喻”应改为“借指”。

10. 程序规则。程序Ⅰ。把整个语义世界切分出若干个或成千上万个语义微观世界，即最小的或底层义场。拿这个背景做参数，去描写其中的一个义位的义值、义域、基义、陪义个性价值。否则便不会凸现一个义位的个性价值。

程序Ⅱ。给被描写的一个个义位设置一个描写框架——义位分解的链条公式：义位 = 义值 + 义域；义值 = 基义 + 陪义。

程序Ⅲ。搜集一个语义底场中几个词位或义位的成百上千个典型用例，归纳并提取其语义特征。分别代入上列公式，并进行比较。确认共性义素，突现个性义素。

程序Ⅳ。从常量到变量。上列程序中所描写的是义位的核心义素，即语义特征的常量、常体或不变量。Greimas 把它记做 N_s ^[7] ($N = \text{noyau}[\text{核心}], s = \text{seme}[\text{义素}]$)。

义位语义特征不仅有常量，而且还有变量或变体，即边缘义素或语境义素。Greimas 把它叫做定位义素，并记做 C_s ($C = \text{contexte}$ [语境])。这样，一个义位的“整体意义”便等于 $N_s + C_s$ 。

哪些 C_s 要选进元语言？这是有标准的，标准就是常见的用法以及介于用法和义位之间的意味(оттенки значения)。《现汉》释文中菱形符号前面是常量(即核心义素)。菱形符号后面是变量，即语境义素。《汉语大词典》常在一个义项内，先释义位的核心，即常量义素，再补释义位外围的常见的变量义素，即“意味”，常用“亦指”、“亦特指”、“亦泛指”、“亦用为”表示。这是义位“整体意义”中不可缺少的。

11. 原型规则。传统的词典学实践，几乎完全是受 Aristoteles 学派的范畴定义古典理论影响的。新的语文辞书释义应该转向原型论(prototype theory)。这个理论是指人们在心理认知过程中往往是由一个典型的人或事物来认知一类人或事物以及由此形成的概念。在语义学上，原型就是词语义域的典型或中心成员。它的周围有次中心成员，边缘成员。由中心成员形成一个“辐射集”家族。被提取的中心成员的语义特征，便是这个家族的族征。族征构成了家族成员的相似性。从中心到边缘成员，族征渐次减少，形成梯度。有些边缘外的“近亲”或“外戚”，在学科分类上和语义划界上常不一致。如“鸡、鸭”等，动物学说它们是鸟类，可是汉语语义把

它们排在鸟类之外，如“鸟巢、鸟害、鸟笼、鸟瞰、鸟兽、鸟葬、鸟语花香、小鸟依人、笨鸟先飞”等词语中的鸟不包括鸡鸭。因此，《现汉》对“鸟”的释义元语言应该向语文性靠拢一点。

Lyons 认为，语义原型论应该特别注意运用到下列各类词：自然类的词语（鱼、柠檬），文化类词语（学士），动词，形容词，颜色词等。^[8]

按照 Chomsky 的观点，语言能力之中包括词义，词义贮存在大脑的一个区域，而百科术语贮存在大脑的另一些区域。对词义的解释不能仅仅盯住指称义，即它和物的关系，还要特别注重关系义，即它和相关义位之间的关系。^[9]

12. 大词库规则。这里说的“词库”是指储存词的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各种信息的、以词为检索线索的语料库。

这里说的“大”，是强调语料库的规模巨大、特大。几百万字、几千万字不行，必须有几亿字，十几亿字，几十亿字。仅仅是量特大特多也不行，还必须质的标准高，一是语料的同质性，包括共时（古或今）同质，系统同质（普、方、口、书）等，二是文体的多样性、典范性，库中必须包括文学、政治、法律、科技等语体语料。

这里所以把词库作为一个规则，是针对着有些语文辞书的编者在用元语言下断语时，只凭自己或有限群体的有限语感，不管大小词库一概不用，连现成的搭配词典都不看。这些巧妇能为无米之炊，能为少米之炊。可是编语文辞书，主要靠的不是巧，不是才学识，而是千万种足够的米。时代已经由“例不十，法不立”，进入到“例不百，例不千，法不立”。在超巨型的词库面前，连有大量米粮的《现汉》、《汉语大词典》等较成熟的辞书都要重新受到严肃的检验，其中一些挑战是带有颠覆性的，主要是在义域、陪义方面的一些说法。而《汉大》的始见书证和晚近书证更要补上成千上万个。

特大型词库，代表了语言的整体，具有一定的完整性。而“在

整个 19 世纪——现今也常常如此——完整性原则是所有人类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0] Hjelmslev 也把这一原则看做语言描写的必备条件。

四、结语

语文辞书越是现代化,越离不开理论。其理论主要是现代语义学、现代词汇学、现代词典学。本文所讨论的辞书元语言,尽量吸收了这些学科的理论成果,但是仍属挂一漏万。

附注

[1][4][7][10] 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2][5][8][9] Lyons J.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 Press, 1995.

[3] Апресян Ю Д.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еман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7.

[6] 吕叔湘. 语文常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参考文献

1. 长召其, 张志毅. 语文辞书的语义学原则. 见: 中国辞书论集(1997).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2. Fowler H W and Fowler F G.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Oxford: Oxford Un. Press, 1990.
3. Ожегов С И.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63.
4. 张志毅, 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烟台师范学院 山东 264025)

(责任编辑 叶玉秀)

汉语释义元语言的功能特征与风格特征

苏新春

提 要 释义元语言就是一种语言中对其他的词汇成分进行解词释义时所使用的一套用词用语系统。文章在对《现代汉语词典》(1996 版)的释词进行频率与语义分布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它的功能特征与风格特征。释义元语言的功能特征是指为了满足普通社会交际需要对该语言的语文化词语进行一般性的陈述、描绘,它的服务对象是语言社会的普通成员。在风格上体现出书面语、当代用语、全民性通用语的风格特征。

关键词 元语言 释义语言 《现代汉语词典》

我们以《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部分为对象,对分离出例句后的所有释词进行了频率统计与语义分布的统计,来尝试着提取汉语的释义元语言。全书的释词部分共有 120 余万字符,61 万释词,不重复的词 4.4 万余。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的”字,出现 4.9 万多次。释词的平均出现次数为 15 次。我们以释词对所有释义语言的累积频率为基本参考来圈定出首批高频释词,并对其进行分析。覆盖率为 80% 的累积频率词序数是第 4184,出现次数是 18 次。属于 18 次的词有 218 个,跨度是从第 4107 ~ 4324 位,累积频率是 79.773% ~ 80.418%。综合以上考虑,第一批的筛选范围确定为:出现次数在 18 次(包

* 本文是笔者博士论文《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第七章的部分内容。该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3 年度博士点基金项目(03JB740006)、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课题“现代汉语通用词量及分级”(YB105-13A)资助。特致谢忱。

括 18 次)以上者,共有 4324 个释词,累积频率为 80.418%。下面就以这批高频释词为对象,来看看汉语释义语言的重要特征。本文先论述它的功能特征与风格特征。

释义元语言就是一种语言中对其他的词汇成分进行解词释义时所使用的一套用词用语系统。因释义对象的不同,即词语性质的不同,释义元语言的构成与特点也会表现得各不相同。由于本研究所用语料——《现汉》的性质与内容,由于本研究使用的理论和方法——频率统计法与语义分布调查与筛选法,决定了本研究提出的释义元语言主要是针对现代汉语中语文化词语进行解词释义的用词用语系统。

释义元语言与人们通常说到的另外两种元语言有着明显的不同。^[1]首先是与哲学语义界的元语言有着根本的不同。释义元语言来源于真实语言、自然语言。它存在于使用这种语言的所有人群之中。凡是有这种语言存在,就都会出现对语言的认知、求解和诠释活动,也就会有释义元语言的存在。词典中的释义元语言只不过是释义语言的集中、静态、凝练的存在形式而已。而在哲学语义界那里,元语言是属于形式语言的范畴。“第一语言的表达式的名称,以及这些表达式之间关系的名称,都属于第二语言,后者叫做元语言。”^[2]“元语言,纯理语言。指用来分析和描写另一种语言(被观察的语言或目的语[object language])的语言或一套符号。”^[3]

其次也与认知元语言有着明显的不同。认知元语言是语言认知中的最小单位,用通常的话来说,它与基本语素的含义差不多。语素是语言中的最小音义单位,基本语素指的就是一种语言中起着最基本指称作用的语素群,它提供了人们语言认知活动中的最小单位与工具,成为语言大厦的最小结构。它的指称对象是面向整个语言世界,也即人们的主观认知世界。在整个语言表意系统中,那些底层、基本、核心的意义与语言的语音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基本语素,也即认知元语言。像中文信息处理界颇为知名